

卢沟桥文集

卢沟桥与北京城

卢沟桥文物保管所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编 审 罗哲文 郭景兴
梁正江 蒋亚炯
特约编辑 赵 谦
特约审校 曹茹萍

前 言

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爆发地，是导致中华民族走向胜利复兴之路的起点。

卢沟桥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桥梁建筑艺术上的杰出创造，是八百年来闻名中外的古迹之一。

今年适值“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之际；卢沟桥及其东边的宛平古城也已修复。她们正以崭新的风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为此，我们特编辑出版《卢沟桥文集》一书，以资纪念。

本文集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介绍“七七事变”的经过；一部分介绍卢沟桥的历史沿革、建筑结构、石雕艺术和“卢沟晓月”等。有的文章曾经发表过，这次收集在文集里；有的文章是请专家学者专为本文集撰写的。这本文集既有助于了解我国人民在桥梁建筑方面的创造智慧，又可知道五十年前我国民族英雄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这将是一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卢沟桥文集》还将陆续出版，有计划地介绍有关抗日战争的史实、回忆录、论文，以及卢沟桥地区的文物和建设发展新貌，敬希广大读者予以关注。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各位作者和赵谦同志以及北京三月服务公司和新时代出版社印刷厂的大力帮助，特致谢忱。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编辑过程中一定有不少疏漏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7年5月15日

目 录

卢沟桥与北京城	侯仁之	(1)
卢沟桥镇一些古迹的探讨	郑孝燮	(14)
元代《卢沟运筏图》考及后记	罗哲文	(22)
略谈卢沟桥的历史与建筑	罗哲文 于杰等	(32)
卢沟桥漫话	王耀祺	(53)
卢沟因何以“晓月”著称	李登科	(70)
卢沟晓月照古桥	张驭寰 黄运升	(76)
夜宿卢沟观晓月	陈寿儒	(80)
卢沟桥之夜	林斤澜	(82)
夜游卢沟桥	钟敬文	(85)
卢沟桥的石狮子数清了	罗哲文	(89)
卢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	何仲山	(92)
抗日战争的纪念胜地——卢沟桥	郭景兴 张鸿祺等	(107)
卢沟桥是抗日战争的起点	陈致宽	(110)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金振中	(121)
永定河的特性及其改造	刘心务	(124)
改变了永定河的性格	孙世恺	(130)
卢沟桥文化旅游区规划设想	旅游区规划组	(135)

卢沟桥与北京城

侯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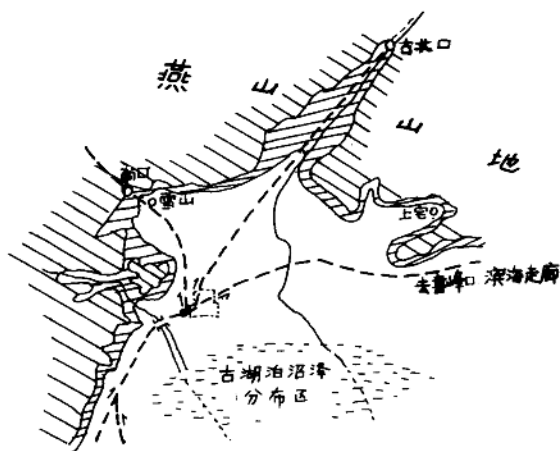
卢沟桥既是北京近郊的一处名胜古迹，名扬中外；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导致民族复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的起点。但是从它和北京城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来说，还有待进一步的阐明。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如果不是远在卢沟桥兴建以前，当地就已经出现了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也就不会有北京城原始聚落在其故址上的出现；反之，如果不是北京城早在八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上升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有重要意义的卢沟桥。为了追本溯源，还得从三千多年前北京城原始聚落开始发展的时候讲起。

蓟城与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




三千多年以前，当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开始发展的时候，华北平原和内蒙高原以及松辽平原（或称东北平原）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已存在。一方面是出现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中原文化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方传播，首先进入北京所在的小平原，然后再从这北京小平原上主要沿着以下两条天然通道，穿越北方的燕山山岭，继续向山后地区扩散：一条是从小平原西北隅的南口入山，越过八达岭，经由山间盆地直上内蒙高原；一条是从小平原东北隅的古北口，通过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地，深入东北平原；还有一条次要的道路，则是沿着燕山南麓东去，或从中途的喜峰口、或从燕山东端的滨海走廊辗转前进，也可到达松辽平原。这滨海走廊的道路开发较晚，却日见重要。

另一方面，在燕山山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内，也孕育着具有地方

色彩的古代文化，并且沿着同样的路线逐渐向南方渗透。于是北京小平原遂成为南北两方古代文化集中接触的地带。因此，近些年来，在北京小平原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前一带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昌平的雪山遗址和平谷的上宅遗址，在其出土器物上，除去本地的特点之外，无不显示出南北文化接触的迹象。这些文化遗址的最下层，都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当时的原始农业已经开始发展，人们已住在土地肥沃而且有稳定水源可资利用的地方定居下来，先民的原始聚落从此诞生。当时还处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以及交换关系的不断发展与私有制的产生，终于导



图例：

- | | | |
|---|-------------|--------|
|  | 本世纪五十年代前的北京 | |
|  | 古代中原北上通道示意 | |
|  | 200米以上的山地 | ● 古蓟城 |
| | 100—200米山地 | ○ 今地名 |
| | | ┌┐ 古渡口 |

致了阶级的分化，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开始出现了第一个阶级社会，也就是奴隶制的社会。正是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出现，从功能上来说，才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它既是交通的枢纽和物品交换的场所，又往往成为地方势力统治的中心。因此、可以说，城市的出现，乃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开始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在我国这就是夏商之际的时期。

正是在上述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上，我们来试图探索北京城的起源。

如上所述，北京原始聚落的起源，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那时从华北平原腹地北上的道路，正是追踪古代文化向北方传播的途径，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台地北上，直入北京小平原。因为当时在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水网密布，淀泊沼泽散布其间，成为南北交通上的严重障碍。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台地北上，才最易通行。只是在进入北京小平原之前，必须渡过永定河，而渡过永定河的最好地点，就是后来兴建卢沟桥的地方。因为从此上行，岸高流急，不便越渡；从此下行，河床又逐渐开阔，极易泛滥成灾。于是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就开始在这里发展起来。随着南北交通的日趋频繁，这个古代渡口也就成为北京小平原上南来北往的枢纽，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古代的北京城就应该在这个渡口上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最初的北京城并没有在这里发展起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在于永定河的流量极不稳定，这乃是华北季风带气候特点的反映。北京地区的平均年降水量为640毫米，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夏季，冬季少雪，因而形成了十分明显的雨季和旱季，而且降水量的年变率很大，多雨之年，年降水量可以三倍于平均年降水量；雨少之年，年降水量还不及平常年份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更突出的是夏季又多暴雨集中，而暴雨中心又多集中在环抱北京小平原的山地区，有时一天甚至几小时的暴雨下降，就可多达一、二百毫米以上。夏季洪水的暴涨，必然要造成河流下游的泛滥成灾，特别是在汹涌澎湃的山洪一旦沿河冲出山口进入平原，为害更大。因此，

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作为北京小平原上南北交通的枢纽，本来是极为有利于北京城在这里的成长，可是洪水泛滥的严重威胁，又排斥着它的就地发展。结果，这个南北交通的枢纽，就从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转移到渡河之后相去最近而又不易遭受洪水威胁的地方，于是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就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终于发展成为最早时期的北京城，它的名称初见记载的叫做蓟，它的城址就在今天卢沟桥东北约十公里的莲花池以东相去不远的地方。今天的北京城正是从这里开始发迹的

蓟城城址的位置与燕都蓟城的兴起

蓟城不仅在南北交通上占有枢纽地位，而且它的城址条件也很有利于它的发展。容易指出，一个城市的兴起首先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城址与地理位置也是必要的客观条件。

蓟城在南北交通上的优越位置已如上述，现在需要进一步分析它在城址上的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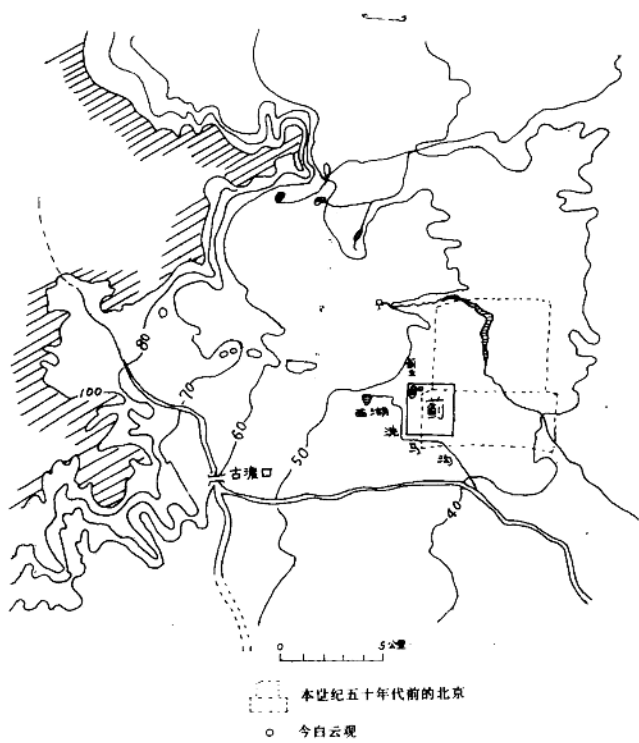
第一、蓟城正好处在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背脊一侧。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且有微微隆起的小丘，点缀其间，这就是后来见于记载的蓟丘。

蓟丘正好被圈入了早期蓟城城内的西北隅。北魏时代(386-581)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也就是《水经注》的作者酈道元(465或472-527)认为蓟城的命名，来源于蓟丘，正如鲁国的曲阜、齐国的营丘都来源于当地阜丘的名称是一样的。因此，蓟丘乃成为古代蓟城一个重要的地形标志。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蓟丘的名称已经见于记载，这就是有名的燕国大将乐毅的《报燕王书》(见《战国策》卷30、“燕”二)中列举的蓟城重要建置如元英、历室和宁台，同时也提到了蓟丘。后来到了北宋(960-1127)大科学家沈括，出使辽朝，来到蓟城，又认为蓟之得名，乃是因为这里的大蓟草特别高大的缘故(见所著《梦溪笔谈》胡道静校注本、1956年上海出版公司、下册、卷25、页804)。可见在蓟城的发展史上，蓟丘

这一明显的地形标志，是一直引人注目的，它的故址当在今白云观以西不远的地方。这里原有一座土丘，经过历代不断堆筑，得以残存下来，直到1974年夏，由于建筑兴工，竟被产除，实在可惜。

或许可以设想，三千多年前从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北来，过河之后，继续前进，在一些平川又有流泉荧回（见下文）的土地上，草木丛茂的蓊丘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目。这里很可能早已有个原始聚落的存在，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是后来的蓊城开始从这里成长起来，却是不容怀疑的。

第二、蓊城的城址又正当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潜水溢出带上。这里地下水源丰沛，便于凿井汲水。而溢出地表的承压地下水，又往往喷泊为流泉、停滞为湖沼，甚至汇流为清澈的小溪。蓊城的西部就有一个流泉汇聚的小湖，通称西湖，也就是今天广安门外莲花池的前身。关于这个西湖、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有很好的一段描写，他说：“西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13、页21下）这里所说的洗马沟，就是现在莲花池下游的莲花河。这段描写，不仅显示了蓊城郊外吸引游人的湖上风光，而且还有助于探讨古代蓊城的城址所在。它的西墙应该在莲花池以东，南墙应该在莲花河以北，当时的洗马沟应该是流过城西又绕过城南，然后向东南方流去。此外，再参考上文所引《水经注》中所记蓊城内“西北隅有蓊丘”的话，那么古代蓊城的北墙就应该在今白云观北侧，这样就可以大致推求古代蓊城的具体位置，但是还难以确定城市的形状和大小。直到唐朝才有记载说：“蓊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八年（1882年）金陵书局刊本卷69、页7引唐朝或早于唐朝的《郡国志》）。根据以上的讨论，尽管还不能确切复原蓊城最早的范围和大小，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从最初起一直到唐代未曾有很大的变化，却是可以相信的。正是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蓊城的原始聚落开始发展起来，代替了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而成为南北交通上名符其实的枢纽，实际上这也就是北京小平原面向中原腹地的唯一门户。



追溯蓟城的发展史，除去说明它所具有的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之外，还应该进一步说明最早的一个地方势力是怎样从这里兴起以至争霸中原的，这个地方势力就是古代的燕国。

根据历史的记载，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印证，可以充分说明：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年，也就是周武王东征伐纣灭商之后，曾追踪殷商势力在太行山东麓古代大道的最北段，分封了燕和蓟两个小王国，以巩固远在北方的势力范围。蓟国就以古代蓟城为其统治中心，控制着南北交通上的枢纽地位。燕国的统治中心则在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以南大约三十公里，接近现在京广铁路琉璃河车站所在的地方。这里虽然也是太行山东麓古代大道所必经，但是并不像蓟城那样占有南北交通上的枢纽地位，不过它却拥有广大而肥饶的腹地。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燕国努力日益强大，终于吞并了蓟国，而且迁都到蓟城，从此蓟城遂以燕都闻名于世。

到了东周的战国时期，燕国作为“七雄之一”，争霸中原，直到公元前222年为秦国所灭。秦国兼并群雄，统一中原，在我国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前221-前207），蓟城的发展也就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金中都是北京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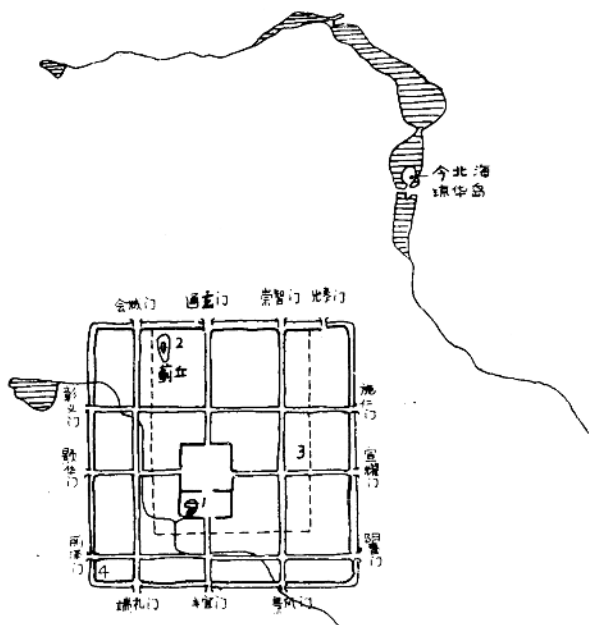
从公元前三世纪初秦的统一，到本世纪初清（1644-1911）的灭亡，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我国历史上前后相继，长达二千一百多年。在前一千一百年间，也就是从秦汉（前206-8）到隋（581-617）、唐（618-907），全国最重要的统治中心在长安，蓟城只是东北边境一个地区性的州郡治所，但是它的重要地位却不同寻常。总的来说，每当中原的统一势力强大的时代，蓟城必然是南北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有时又是中原势力向北方以及东北方扩张的前进基地。反之，每当中原政局分裂、内外民族矛盾加剧的时代，蓟城又往往是军事上必争之地，中原势力每置重兵以加强防守，而燕山以北的少数民族，又必然要乘机南下，进窥中原。

可是从唐朝末叶以后的一千年间，中原的政局最初曾一度陷于分裂，长安城的重要地位也一落千丈，而燕山以外的少数民族却相继崛起，驱兵南下，首当其冲的蓟城，也就因此而日见重要，最后，终于取代了长安城的地位，而上升为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在这期间，首先乘机南下的是发迹于西辽河（西喇木伦河）上的契丹族。契丹族在公元938年占有蓟城之后，立即建为陪都，因为地在其统治中心临潢以南，改称南京，又叫燕京。随后建国号曰辽，以与建都汴梁（开封）的北宋（960-1127）相对抗。相继而来的是兴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族。公元1115年，女真族就地建国号曰金（1115-1234），其次又继辽人之后进占燕京，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工作。1153年城市扩建竣工，定名中都。实际上这中都城就是北京在城市发展史上开始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的起点。自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朝，除去短期的间隔外，都一直建都在北京，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为止。

事实上，正是因为金中都城在蓟城的旧址上开始发展起来，终于上升为全国的 political 中心，这才有可能在导致蓟城诞生的永定河古代渡口上，兴建起日后有重大意义的卢沟桥。

金中都城的郊区建设与卢沟桥的诞生

金朝扩建中都城，是蓟城旧址上所营造起来的最后也是最为豪华的一座大城。关于它的建筑工事，后人记载说：载运一只巨大木材的费用，多至二十万两；拖运一辆满载器材的大车，多至五百人。所有宫殿建筑都用黄金五彩加以修饰，单是一座宫室的完成，就要耗费以亿万计的金银。（原文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金广燕京》条）。可惜这样一座宏伟壮丽的大城，早已化为废墟，如今存留下来的，只有大城西南隅的一带土城残丘，现在的地名叫做凤凰嘴，还有当时官城中点缀风景的鱼藻池，其残存的部分在不久以前还曾命名为青年湖，现在又已大半改建为游泳池。至于当时建筑物的名称保留到现在的，只有北面城墙上四个城门中最靠西边的一



0 1 2 3 公里

图例: 辽南京城

- | | |
|---------|---------|
| 1 今青年湖 | 3. 今法源寺 |
| 2. 今白云观 | 4. 今凤凰嘴 |

个城门，即在今军事博物馆东南方的“会城门”，实际上也是名存而实亡了。

金朝的统治者不仅在中都城内大兴土木，而且还在郊外进行了多处重要建设，其中对后来城市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的就有三处。第一处是在东北郊外的一片天然湖泊上所兴建的大宁宫（又称万宁宫），这座离宫后来竟然成为营建元代大都城时进行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其中心就在今天北京城内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第二处是在西北郊外利用古代引水灌溉的车箱渠故道所开凿的金口河，以便引永定河水东下入中都北护城河，然后又继续开渠东至通州，以通漕运，因沿河设闸，节制流水，故称闸河。闸河又为日后在大都城开凿通惠河时所利用，这也就是著名的南北运河最北一段的前身。这两项建设在这里无须多讲，本文企图着重说明的乃是第三处工事，也就是卢沟桥的兴建。

卢沟桥的兴建，就其工程规模来说，虽然远不如大宁宫和古运河，但是作为足以显示古代劳动人民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才能的个体建筑来说，它得以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实在是至可宝贵的。从现在算起再过两年（即1989年），就是卢沟桥开始兴建的八百周年，三年建成。当时决定在古代永定河的渡口上兴建这座十一孔的联拱石桥，确实是一桩极为重要的创举，从而使自远古起就逐渐发展起来的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在最容易被中断的地方，得到了通行无阻的保证。大桥的基础结构以及桥身的建筑十分坚固，几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狂涛怒浪的冲击，仍自巍然不动。至于点缀在大桥望柱以及桥头上下多至485只千姿百态的大小石狮，更使行人赞赏不已。尽管其中有的已经是后来修补的，仍然不失原貌。至于大桥西头左右两排拦板望柱的最后一对，被体形肥硕的两只石象各自用头部牢牢固定下来的那种独出心裁的艺术形象，又往往传达给过往行人一种幽默感，似乎因此也可以多少领会到当初营建这座大石桥的工匠们，是以何等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心情来完成他们的工艺的。至于大桥初建成时附近一带的自然风光，从最初起就流传下来的“卢沟晓月”这一景，至今还会引起人们“送人几度出京华”的历史遐想。

总之，卢沟桥既是北京城在历史上开始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时才有可能完成的一大建筑，同时它也就给自古以来的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留下了一个极为可贵的标志，它和北京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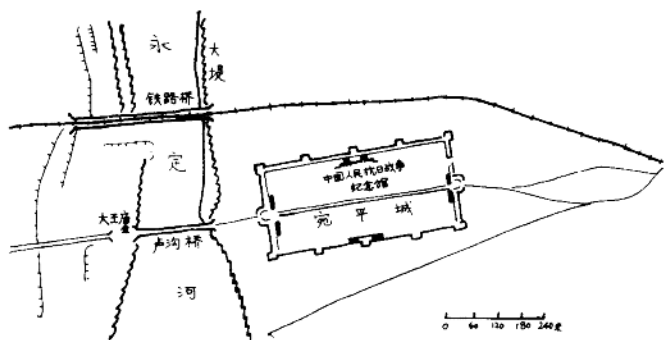
从首都城市发展展望卢沟桥的未来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北京作为人民首都，在她的城市建设上又迎来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追溯这个新时代的起点，还得从卢沟桥开始。

整整五十年前，“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正是在这次全国性的抗战胜利之后，又继之以解放战事，这才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也就为保卫世界和平提供了一个新的力量源泉。

三十多年来，尽管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复杂的道路，北京作为人民首都，在城市建设上还是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速度，特别是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原则批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于是首都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第一次被提到和“政治中心”同样重要的地位上来，这就使得首都的城市建设又上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丰台区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关于开发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的规划》，确实是令人深受鼓舞的。根据这一规划，结合今年“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桥东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宛平城（原称拱极城），已经维修完毕，选址在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正在修建之中。最近大修卢沟桥的工程，也已严格按照维修文物的要求，开始进行。半年之后，卢沟桥必将以其固有的风貌，在崭新的环境和气氛中，开始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后还得修复大桥西端的古建筑“大王庙”，



设立永定河史料陈列馆,此外还有开辟卢沟桥公园和在园内兴建“桥梁博物馆”的倡议。上述规划设想和倡议,如能逐步得以实现,卢沟桥及其周围地区,必将成为北京郊区一处游览胜地,既富有政治意义,又富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为了促其实现,自然环境的保护及其改造,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卢沟桥上游二十多年来由首都钢铁公司不断堆积的“钢渣山”,和石景山发电厂大量粉煤灰向下游不断的排放,已经构成了这一地区最大的污染源,甚至卢沟桥上的石狮也受到了严重腐蚀,不应再任其继续为害了!同时,卢沟桥下面一段河床的上下游,也急需加以清理和改造,尽早建坝蓄水,导引清流,使过去“卢沟晓月”的自然景观得以重现。此外还有若干计划细节,无需在此一一缕述。总之,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的规划如能逐步实现,必将为首都郊区增添光彩,一方面可以使人民群众来到这里充分享受历史文化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国际上的旅游者立足于马可·波罗当年赞不绝口的卢沟桥上,来目睹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纪念近代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和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应该看做是社会主义新时代首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现在,在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回顾过去,瞻望未来,历史事实足以说明:最初正是卢沟桥所在的古渡口导致了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发展;而今天,人民首都的新生,又转而而为卢沟桥带来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